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三十八回 坤德侯莊還如舊 無礙子劍復會津

七律詩曰：少小隨身未暫離，長而游道別天涯。因卿面貌人難辨，代我銜名眾不疑。
露湛方滋花乍放，月明欲照影偏移。延津劍合徒增慨，薄命難承福壽基。

話說趙宜道：「確與不確，且看天意。但此番深虧周將軍，將賊羈絆住在彼，不然這幾兩銀子如何到得這裡？」瑤華道：「既有此好機會，何不把京師的庫藏一併運回？」趙宜道：「公主未曾吩咐，且沒有諭帖給荷香，如何敢擅專？」瑤華道：「也說的是。你且稍停半個月，待我往取，你亦隨了我去，一同運回。」趙宜應退出去了。瑤華又把莊上的事趕辦了幾宗，然後撥派李榮、陳玉隨同趙宜，往京師搬運庫藏，擇日先行。自家帶了阿辛，隨後起身。不題。再說梅影們，自瑤華與無礙子行道去後，日日縱情恣意的取樂，雖有流賊劫掠，他們也只當無事一般，亂了這多少年。今瑤華忽然回莊，自是各各收斂，但少年婦女，如何控得住春心，況梅影和薛比鳳皆在寡居，不走僻路更是忍耐不住，因而各下強制工夫，不想都成了乾血癆病。此時瑤華雖往京都，而莊上規模復整，內外戒嚴，豈能復如前番之胡行亂為。故兩人之病日重一日，此是後話。

再說瑤華同阿辛，仍舊由山僻處所行走，晚間也露宿樹頂，不過三四日，將近京師，卻不前進，只在涿州左近，專待趙宜等到來。這夜在樹頂歇宿，與阿辛閒談莊上的事，遠望四下鬼火，分而合，合而分，忽又結成一大球，突然騰起，飛近樹來。此時瑤華已得周仙師秘授擒妖捉鬼之術，見此一團鬼火飛來，必有緣故，遂念動真言，捻訣戟指而喝曰：「止！」那團鬼火應聲而落在樹頂，化成一個女子，俯伏在瑤華面前痛哭，言公主救奴則個。瑤華運氣而視之，乃是一個鬼魂，遂喝道：「小鬼頭，你在曠野之所，忽分忽聚，結成一團來戲弄我，反敢逞刁哭救，豈謂我不識爾之行徑耶？」那鬼魂道：「婢子那敢大膽戲公主，只為有冤莫伸，沉埋泉壤，抑鬱之氣，常沖霄漢。舊年幸仙師無礙子空中遊幸，被抑鬱之氣阻礙雲頭，即蒙追蹤至葬所，提拔幽魂，詢知原委，計算婢子的仇人，陽數未終，囑令婢子再耐數月。並蒙將魂聚在一處，不使離散，俟公主到此，可以伸此冤孽。屈指算來，此其時矣。今晚又見樹頂有劍光透出，想必公主駕臨，因不能即時認確，故有分合之形。今始認明，前來叩求，豈有戲弄的道理。」瑤華道：「既我師父囑咐，自然代為伸理。但是何緣由，仇人是誰？你且細細說與我知道。」那冤魂道：「婢子小字巧娘，亡年一十五歲，父親何其倬，是州學庠生，家貧教授為業。崇禎七年，慘值凶歲，失館乏食。同村李維孝，有個表弟嚴世衍，相離二里多路的一個村莊上居住，財雄一方，慣放利債，是為富不仁的一個人。李維孝見父親守貧清苦，代謀向嚴惡借債度活。父迫於無奈，只得央李維孝代為說合，借了嚴惡五十千京錢，約明每月五分起息。過了荒年，雖得了館，不能償本，只得每月加利，已有兩年半了，利過於本。欲懇李姓向嚴惡停利償本，豈知嚴惡不依，自來迫索，見父親貧不能償，要父親將婢子准折。父親不願，被嚴惡告在州裡，差押立契准折。父親被逼不過，只得自縊而死。母親氣苦，相繼而亡，只剩下一個五齡小的兄弟與婢子兩人，將房產殫殮父母之後，一無所有，日惟求乞度日。那嚴惡不念人已被逼而死，惟計圖婢子准折，州官受其賄賂，飭差強押族長立契交割，將婢子搶劫而去。婢子身懷利刃，將欲自刎，不意嚴惡意圖奸苟，被婢子手刃其胸，謂其已死，恐被告官受罪，登時投井身亡。豈知嚴惡只傷皮肉，並未戕命，枉送了自己一條性命。父母之冤竟不能報，兄弟現在求乞度日，這仇恨豈能消釋。為此叩求公主，萬望垂憐援救，定當結草銜環。」瑤華聽了道：「借債求荒，理當清償。但既利過於本，亦當量情免利。乃必欲准折子女，用勢強迫，已屬為富不仁。又蓄意圖奸，實為淫惡。爾雖有意致死，奈為力弱難勝所致，反因畏罪，送了一命，實有不甘。但造惡者惟嚴世衍一人，餘者不及，且其壽數已終，我當代爾梟取其首，以償爾父母之命，並泄爾夙昔之忿。且爾志在報復父母之仇，孝思可嘉，還當度爾做個鬼仙，以伴我還山，爾意若何？」那何巧娘十分感謝，叩首不已。瑤華又道：「這賊官亦難饒恕。」因令阿辛飛至其衙室，攝其魂魄，令其顛倒罷官，以應得之祿，抵償賊數，亦足蔽辜矣。」阿辛領命而去。瑤華於腰間摸出劍丸，望空一擲，只見一道白光如電，就不見了。轉瞬間，一聲響亮，只見嚴世衍的首級已落樹頂，被樹枝掛住，一如梟首示眾的一般。其劍丸亦隨之而來，仍歸瑤華手內。何巧娘見了，恨如切骨，又向瑤華稟請，持向父母墳前奠祭。瑤華道：「也好，可俟阿辛回來，幫助你辦理。」何巧娘又謝了。說話之間，阿辛回來覆命，瑤華又令阿辛幫同何巧娘將首級同詣墓所，祭奠了方回。從此，何巧娘亦依傍瑤華，做個伴當了。

又待了十餘日，已見趙宜領同李陳二史，到了涿州下店。瑤華飛身到了彼處，寫諭帖與荷香，令其一同押運而回，並將客氏所存細巧物件盡行檢交。令史何鵬、高鑒，副史錢金易三個率同六十名護衛及八個宮女，隨同令史眷屬一併押運回莊。途次令各人放膽而行，我自另於僻路照應。趙宜等領了言語，收了諭帖，於次日登程。瑤華仍回樹頂，與阿辛、何巧娘一處，這空隙裡，又往涿州南邊腰站上，前次所歇客店內關說，要盤回龐希德父女棺材。這客店內到還認識瑤華，囑咐道：「我這二十天內，必然遣人來盤運，猶恐來人不知葬所，你可撥人指引，並令幫同照應，送到王莊，我另酬謝。」客店內一一遵命。

瑤華仍回原處，又待了十五六日，才見荷香、何鵬、高鑒、錢金易，領同護衛，宮女及眷口人等，押運馱子車輛而來。趙宜等另做一幫，押了庫藏馱子繼至。瑤華等就於途中見了大眾，趙宜、荷香同稟道：「張獻忠又殺人河南去了，四川當鋪趁這空兒也好運回。」瑤華道：「現在人已眾多，趙宜不必隨同押往，竟往四川收回當鋪。」當又寫了諭帖，付知趙宜，即於此路分路先去。又令「何鵬、李榮各帶銀二百兩，往涿州南首腰站，有個李姓客店內，問明龐希德父女葬處，自有人指引你們，即同指引之人，將兩口棺材即行運回莊上，聽候擇地安葬。」何鵬等領命而去。瑤華自與荷香、高鑒、錢金易等押運回莊。

到得莊上，荷香將銀兩什物交割明白。停了數日，瑤華仍令回京供職，荷香領命回京。

瑤華撥何鵬、高鑒充為令史，錢金易為副史，陳李二人派為管事，江允長總理內外雜務，六十名護衛另撥宿衛房居住，隨同新挑之壯丁習練武藝，以備守住。八個宮女俱已匹配，發在各局分辦局務。又將運回當鋪本錢，同客氏所存庫項租息，合共兌收四百餘萬兩，令蕉葉等登入檔冊。分派各人屯積米麥，廣置地畝，以備荒欠之虞。又聞周皇親一家被難後，殯葬甚屬草草，復提出銀三千兩，令蕉葉等前往，即就周皇親所居城內，分出尊卑昭穆，改葬完好。恰好何鵬、李榮已將龐希德父女棺材運回，瑤華另擇駙馬府後空地一塊，築好墳塋安葬，延請僧道，設座招魂，於藝圃樓下供養。自做祭文，分頭致祭。獨在龐希德父女座前大哭一場。以後逢時遇節，必為設祭。不必細表。

王莊上這年地畝大熟，虧了柳枝不遺餘力，將從前已經拋荒之地畝，概行招佃播種，到得秋來，納租者紛紛，竟同當年的樣子，四圍倉廩漸又貯滿。把一個危危乎敗落的莊子，重又興復起來，真個人傑地靈。

再說瑤華自運回京師庫項，整日忙亂，久不見梅影同薛比鳳，偶然問及周青黛，方知兩人都病了，又問何等樣病？青黛道：「像個癆怯的光景。」瑤華親往看視，見比鳳已將垂危，而梅影亦只剩得一絲半氣。瑤華亦心知其致病之由，遂不惜重價，遣人往江南，請個名醫來調治。比鳳已不及醫治，先已嗚呼了。幸而保全了梅影，瑤華心上甚喜。一面收殮薛比鳳，一面用參苓調養梅影，意在俟趙宜回來，使其匹配，免致孤零。正想著，忽報荷香同素蘭兩個單騎逃回，身受重傷。瑤華吃了一驚，忙令進見。荷香夫婦上前叩見，並請了安。瑤華見他兩個渾身血跡，各受傷痕，問其情由，荷香回道：「主上再四要召公主入朝禦敵，奴子恐礙子公主大道，又怕梅影沒有智略，只得入朝面奏，公主為產後病廢，難以效力。主上尚在猶豫，奴子只得奏請，情願攜妻代公主出征。主上甚為喜悅，當下發了五千鐵騎，掛了寧武關先鋒印，令赴寧武關協同周將軍，兩路夾攻。奴子夫婦即時領兵前往。不想將到寧武，已聞周將軍於兩日以前，被闖賊殺敗，合家殉難。賊兵正當強盛之時，營寨未立，即被賊眾橫衝而來，兵將本素畏其強，如今見其銳不可擋，不戰而星散。奴子夫婦二人，勉力抵擋，無如寡不敵眾，三面皆是賊兵，不能衝突回京，只得敗陣而回。現在賊兵勢大，京師甚是危急，想來多凶少吉。」瑤華聞之撫膺大慟，荷香夫婦亦相對哭泣。眾人正在勸慰之時，忽報師父回來了。瑤

華才收淚，率領各子女，趕出大殿迎進。而無礙子已到大殿，大家簇擁至寢宮，先是瑤華上前叩見了，其餘挨次叩見。看其面貌光景，還是從前樣子，不但合莊歡喜，即莊外舊時佃戶及鋪面男婦人等，亦各歡然，皆來請安。瑤華同各子女相對歎，無礙子道：「既已相見，勿作此態況，大事正多，我特來與你們調度一番。」先對荷香道：「你夫婦戰陣辛勞，且各帶重傷，可先回房歇息。」荷香夫婦遵命告退。瑤華又將荷香敗陣之事告知，並言京師危急，欲即興勤王之師。無礙子道：「你是皇室宗支，雖尋常人亦應如是。況庫藏豐盈，舉義號召，不怕天下不響應。但你我俱得道行，順逆兩字久熟胸中，若知而強為，乃逆天行事。我道中皆遵天道順行，於此大背，且於事無濟，徒傷殘民命而已。不但無功，抑且增重罪孽，你從前一番辛苦，又付東流矣。依我之見，竟圖個永遠清淨之計，既不違天，又可保後，此實絕妙兩全之法。」瑤華同大眾上前啟請道：「師父慈悲，不知如何使弟子們，得一永遠清淨之計？伏望示知，以便皈依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國家大勢已去，新君將至，若待敗壞決裂之時，雖欲求為清淨，恐亦不可得矣。故我先日有言，竟將這莊子改為道院，如今又增僧尼兩院。如荷香們同長史、令史願為僧者，即削髮為僧。撥駙馬府改為僧院，另開山門出入。將正殿旁開之門堵塞，題個寺名曰：棲隱寺。不願者聽便。素蘭等各婦女，如願為尼者，亦即削髮為尼。撥藝圃改為尼庵，題個庵名曰：即空庵。不願者也不勉強。王莊改為道院，仍舊其名，惟令各男女改作道妝，一切規模，仍舊不必更張，所有保守莊子事宜，亦不必更動，以待天時。」眾人聽了，各各歡喜，亦無不願者。瑤華遂令史、長史暗暗備辦。

忽一日，見素蘭悲泣而來，說荷香因傷身故。瑤華與蕉葉、柳枝、梅影、梨雲、鬱李等十分傷悼。隨即殯葬完結，一面具表奏聞。又見趙宜搬運四川庫藏回來，將銀交割清楚，並云：「途次十分難行，幸而有一道者幫同護衛，幾番被強寇搶劫，皆賴其力，所以安然回莊。」瑤華道：「此是何人，曾詢其姓名否？」趙宜道：「亦曾問及，那道者笑而不答，說我有封信，捎回與無礙子，便知端的。我說師父久不在莊了。那道者道：此時或者仍在，你只管帶去。」特將書信呈上。無礙子正走出來，趙宜瞥見，吃了一驚，即忙上前叩見。無礙子令其起來，瑤華將書信轉呈，無礙子接著，笑納袖中，說：「我都知道。我若不預為托個道友照應，這幾兩銀子，如何回得莊來？你一路辛苦，且暫出外邊歇息。」趙宜遵命退出。

瑤華又向無礙子道：「趙宜家室被難，現在鰥居，梅影代弟子掛名事完，兩家孤零，不如令兩人配為夫婦，師父以為何如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我原許梅影有個結果，今你所論，正合我意，你竟照此備辦便了。」瑤華領命，即傳知長史們，趕著辦理。一面擇個吉日，令蕉葉、梨雲兩個，將此意傳知梅影、趙宜曉得，兩人亦各願意。至期雙雙行了合巹禮。次日梅影、趙宜兩個，同入寢宮，叩謝無礙子並瑤華。先見瑤華，遂對梅影道：「我之得以證入大道，皆賴你代替我，今以趙宜匹配，聊以酬報，尚不致誤你終身大事。此後須要謹守婦職，克全令終。」梅影領諾。正欲到無礙子這邊，而無礙子亦已出房，趙宜、梅影叩謝了，無礙子令趙宜道：「你且起來。」梅影將欲起立，無礙子怒道：「你這妮子，與瑤華一同學藝，從前一切尚屬可觀。怎麼一襲瑤華之銜，頓改前行，不特不能遵其所守，而且創為淫惡，雖外誘所及，但你豈不能自立。以致莊上庫藏空虛，倉廩告匱，佃產拋荒，賊匪屢侵。你非無能者，一概置之腦後。我前此所囑之言，竟不一字遵守，是何道理！本應處治你一個違師悖主之罪，現已配與趙家為室，姑為寬恕，以後再不克盡婦道，少不得有個報應，你須在意。」梅影羞漸滿面，不敢起立。無礙子又對趙宜道：「你還有個出身，不必隨在此間，竟攜眷入京，乾些事業，將來公主的後人還望提拔。」趙宜領命。無礙子叱令梅影起去，然後同趙宜退出。後來果然提拔周克成人仕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瑤華向無礙子道：「僧道兩教，都有科儀，可以晨鐘暮鼓，得靜其心。我道恐未必有此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釋道兩家科儀，都是荒誕不經，粗俗淺陋之詞。先是僧家竊得老子《道德經》作為根子，又得瞿曇鼓舞，文人才士，為之羽翼，從而潤色，故其書幽深奇偉，不可淺窺。老子初意，本無以此為設教之資。後之羽人方士，好奇其說，不去深解《道德經》，反竊瞿曇唾餘，且無文人才士潤色，悉成鄙陋之言。蓋佛家乃盜襲道家之精微，而道家只偷得佛家之膚殼，沿而下之，更不堪入目矣。故釋道兩家之科儀，不足置議，惟嘉靖皇帝最喜道教，其科儀一切，曾令朝宰纂輯，只有嚴嵩所纂最佳，故以此得倖。其子世蕃，更勝於父，於是父子弄權，由此而起。現在眾道家又竊其稿，略為潤色，如香贊、水贊、水火煉、超拔幽冥一切是也，然始終牽強。就你之意，不過為尼庵、僧庵令其學習早晚課，以及朔望神前贊誦之詞，道院中亦欲仿照演吾之道耳。可是此意？」瑤華道：「正是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也易為。我道起自黃石公，得授白猿遺法，自為揣摩，傳為劍術，似乎超出於三教之外，其實游揚於三教之中。就三教之中，尤切近儒教。蓋無異端惑人，至劍術亦如文人之笑，非此莫達我心曲。非如釋家之六根、五戒，道家之採戰、吞丹也。」瑤華道：「儒家亦有科儀否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儒家之科儀，即聖經、賢傳是也，然近亦有文昌帝君科儀，但總不脫道家窠臼。若就我的意思。製造我道科儀，務要撇去他兩家的公式，別開生面，方可行世。」瑤華道：「他兩家是怎樣的款式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我也記得些大略。釋道兩家，如初入道場，即誦早課，其次請神。請神之後，如拜懺者啟懺。又其次設供，設供之內，便有香贊、水贊之類。贊完，讀意旨。讀完旨意，上筵上酒，都有贊。以下又須獻寶。此即敷衍其事也。又可入近時詞曲，如人宴客設樂，以侑酒之意。其次如懺未拜完，又須拜誦。懺完之後，隨即繳懺，佛事至此已了。然後再及亡靈，先從鋪燈開地獄起，次即召靈沐浴，設祭，放餚口，渡天橋，再送佛昇天。此即釋家一日之功課也。道家多發付請將一段功課，放餚口改名謂之水火煉，其餘大同小異。添經懺而已。即四十九日水陸道場，亦不過每件敷衍一兩日。所謂水者，即化蓮船放水燈是也。所謂陸者，寄庫藏化一房屋是也。此外再無別項科儀。近今又聞得有破血河池，誦血盆經，及行一紙人，懸於鍾內，而敲四十九日，謂之提血河，更屬可笑。此乃播弄愚夫愚婦，藉以沾潤錢文而已。我道科儀，必使歸雅正，立意以任豪、任俠為主，抑詐偽，尊碩德，報怨不論前亡後化，酬恩何待遺子及孫，如請神設獻，陳情達意，以通明晦，自不可缺。其贊誦必須出自新制，斷不可沿襲唾餘格式。以詩餘中牌名相合者填之，如其才情富餘，豈但香水可贊歎，凡物皆可贊歎，不必拘定其數。至超拔幽冥，要如你前在四川所遇之仙師，即我同門之好友也，立刻處分，即得其所才為實濟。」

瑤華道：「前此所遇師父同門好友，究竟是何代神仙？」無礙子道：「他就是國初的周顛，是我同門任文公之及門也。你道我科儀之制度以為何如？」瑤華道：「師父傳道於世，亦如初辟開闢蒙，自不可與釋道兩家合掌，方稱特異。未識定有稿本否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定稿容易，但音樂必不可少，如誦贊各調之詞既定，詩餘格式，亦須眾音附和庶式觀動聽，兩者兼備。應先挑選使女中心靈者，傳伶人教導習熟，方可依聲而和。」瑤華道：「現在使女中俱上年紀，恐不相稱。據弟子之意，於佃戶家中，選擇十齡上下之女子八人，重酬身價，帶回得學，且年幼更易入彀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很好。待你辦起這件事來，我的稿本也可定了。」

於是瑤華令周青黛專辦選擇女孩的事，又遣李榮、陳玉等，往蘇州僱請伶工，制備各項樂器。無礙子又畫成圖樣，令瑤華諭知趙宜，定鑄紫銅溜金各位師祖、祖師及使者各神像，並各項法器、法衣、法冠等物。又先趕起經咒各稿本，去刊刻裝演。——分派明白，無礙子仍居在藝圃大樓下，每日纂撰稿本，瑤華從而參贊。